

最朴素的“好好吃饭”，不简单的8.4分

“龙餐馆”凭什么拿下暑期档最高分

美食成了战乱的“缓冲带”

因为主演是沈腾，不少观众抱着看喜剧的期待走进了影院，却被影片沉重的战争现实“击蒙了”。不过，随之而来的并非失望，而是对影片质量与情感分量的由衷赞叹——“值回票价”的口碑迅速扩散。

片中，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还债远赴中东谋生，在当地与蒋奇明饰演的餐馆经理马俊生共同打理龙餐馆。经营逐渐步入正轨之际，战火骤然降临，两人被迫卷入动荡，在生存与抉择间面对命运考验。

导演文牧野延续了从《我不是药神》以来的“平民英雄”叙事视角，首次将镜头延伸至国际战乱背景。他坦言，影片灵感源于不少在中东谋生的华人餐馆从业者的真实经历，美食与战争就这样在“龙餐馆”的狭小空间中不期而遇。

民以食为天，而文牧野的高明之处，在于让美食成为战乱的“缓冲带”：一边是“好好吃饭”的日常需求，一边是“无法好好吃饭”的战火动荡。炮火越残忍，灶火的热气就越珍贵；战争越冷酷，那一口热饭的暖意就越显滚烫。

开场不久的中东婚礼戏中，徐福用一口直径两米多的大铁锅，将中东烤鱼融入东北铁锅炖，是不同文化在安居乐业时才能实现的交融。那一锅乱炖里，只有烟火气，没有硝烟味。

故事进行到一半，为了拿到释放批文，徐福被逼操办圣诞大餐。他违背本心，将东北大饼改造成汉堡，炮制出荒诞的“融合菜”。士兵们纵情狂欢，却浑然不知恐怖分子的围攻已逼近，这顿饭是对战争炼狱的讽喻。

片尾的“徐福烩饭”，则将整部电影的情感推向高潮。徐福死里逃生，带领二十多名战争孤儿逃离“人肉炸弹”训练营

“好好吃饭”，是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里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朴素得像日常寒暄，却在电影落幕后，久久萦绕在观众心头。

从《我不是药神》中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里的“赚钱”，再到如今《欢迎来到龙餐馆》中的“吃饭”，导演文牧野始终将镜头对准普通人最纯粹的生存渴望。片中，他用三场美食戏搭建起经典的三幕叙事：东北铁锅炖、军营圣诞宴、徐福烩饭——每一道菜都承载着远超味觉的深意。

影片于11日上映，当晚豆瓣开分8.4分，已有超11万人打分，五星好评占比41.4%，四星占比40.9%。双平台预测的总票房均破22亿元，市场反响热烈。

实习生 张梦瑶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后，在边境大树下，做了一锅烩饭。镜头里，蜂蜜在热饭上慢慢融化，甜意仿佛溢出银幕。这顿饭简陋至极，却在那一刻让观众的情绪得以释放。多年后，“徐福烩饭”被写入龙餐馆菜单，成为一个象征着希望与和平的符号。

除此之外，电影里的其他美食细节也都被观众解读出深意：看似普通的煎蛋，是徐福对孩子们的爱；土豆炖牛肉虽然让孩子们拉肚子，却是马俊生刻意用发芽土豆拖延时间的无奈之举；当地官员因故变成恐怖分子，他前后两次说“菜咸了”，甚至“张

嘴”，也都各有意图……

立意高，还需演技落地。片中三位主要演员撑起了这份表达的厚度。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成长弧线清晰，虽然有喜剧表演的惯性，但情感处理得细腻且收敛；蒋奇明饰演的马俊生，表面市侩精明，关键时刻却毫不退缩。两人一静一动，化学反应看点多。此外，中东少年赛夫的加入，又为影片提供了儿童与本土视角，超越了语言与文化的隔阂。

“好好吃饭”，朴实却厚重

“来中国之前，我不知道什

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曾经在我的家乡，好好吃一顿饭，是一种奢侈。”在《欢迎来到龙餐馆》中客串服务员的伊拉克记者方浩明，在路演现场的一番发言，把观众拉回现实。

方浩明经历了伊拉克、叙利亚战乱，2011年来到中国。他说他的童年都在防空洞、医院躲避空袭，长期无法安稳入睡，来到中国后才“重生”。博主“老王在中国”同样有中东战乱亲身经历，他在片中客串婚礼新郎戏份。他告诉大家，现实比影片呈现的还要残酷。

导演文牧野说，我们每个人

从小到大听妈妈说得最多的，就是“好好吃饭”。这四个字朴实，却厚重。无论生活多难，都要好好吃饭。“在电影拍摄期间，剧组人员聊起各自最爱的食物，聊着聊着便发现，比美食更动人的，是它背后的记忆。中华美食，就是不重样地承载着人生每一种味道——有的代表遗憾，有的代表希望，有的代表爱。”

影片则借徐福之口，诠释了“好好吃饭”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含义——有字面之需，有思乡之念，更有最后的珍惜。

在片中，徐福与马俊生最初都抱着“他们打仗跟我们无关”的心态，甚至一度以为战乱能让餐馆两头获利。然而战争的逻辑是吞噬一切。通过徐福的视角呈现了一幅去脸谱化的战争图景：想回家的士兵、残暴的监狱军官、异化为极端分子的官员、被训练成炮灰的孩子……而徐福始终掌勺，把餐馆地下室改造成儿童庇护所，谁来都管饱；他带着孩子们逃亡，用有限的食材做出生命中最有分量的一顿饭。有观众说，片中坚韧而不退让的温柔，正是中华文化“民以食为天”“仁者爱人”在当代光影中的回响。

记者看到，在社交平台上，大量观众询问影片是否“好笑”，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不好笑，但非常值得看。”不少观众将其列为暑期档最佳，更被沈腾突破性的表演深深打动。影片对战争孤儿、国际关系、恐怖主义的触及，也引发了多维度思考。有观众甚至将其比作“中东版《我不是药神》”。

很多观众走出影院，看着车水马龙的街头，由衷地感慨：在这烟火人间，没有什么事，比好好吃饭更重要。

观照日常细微事物，韩东新诗集《剥皮树》出版

睽违五年，韩东最新诗集《剥皮树》出版。近日在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韩东同毛焰、傅元峰、李黎、马铃薯兄弟、朱庆和、赵步阳、钟岚、李黎等人一同，展开一场关于诗歌、时间与生命的对话。

作为当代文坛重要诗人之一，韩东写诗四十余年，但至今为止仅出版六部个人诗集：《白色的石头》《爸爸在天上看我》《重新做人》《他们》《奇迹》，以及这本《剥皮树》。

“作为当代的大诗人，需要这样的体量，但他又并不过分，没有不加节制地出版。”诗人、小

说家，同时又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李黎说。

“韩东的诗歌出版不多，但写得很多。”马铃薯兄弟是韩东诗歌出版的一个长期合作者，经手了他三部诗集的策划编辑。他认为，韩东对自己的作品极端苛刻，“他认为不能够拿给读者的，他不勉强，他把它放在那里”。

分享会上，韩东也表示，“因为我有修改的习惯，一首诗写完之后，过一段时间甚至过了很多年，我都会拿出来改，改到我觉得ok可以不改了再拿出来。”而在这本诗集中，除了近5年来的作品，还有很小一部分，是韩东多年以前写的诗，“一直没有改

出来，但在这个时段里面，我终于把它改出来了，还觉得改得不错，可以不再修改它了，就放到这部诗集里了”。

《剥皮树》这本诗集仅收录128首诗，诗集为何取名《剥皮树》？韩东坦言，诗集标题并非提前预设，而是在全部稿件整理完毕后凭直觉从收录篇目中挑选的：“‘剥皮树’既普通也奇怪，有一定的震撼力”。

分享环节中，嘉宾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这部诗集。诗人、评论家傅元峰认为，韩东的诗是“折叠的语言”，是不同阶段笔触的叠加，需要读者跳转回来反复阅读。他观察到，大多数当代诗人

的诗在南大文学课上“挂不了5分钟”，一切奥义尽显后，它们“便像用过的火柴一样”。而韩东的诗，非常复杂，“非常富有生活的城市的味道，又非常有诡气”，诗中省略的部分充满了能指和暗示。讲一首韩东的诗，可以讲一个上午。

诗人朱庆和阅读韩东的作品有30多年。他认为，《剥皮树》这本诗集，主题非常细微，万物皆可入诗，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谈论死亡更多一点，给人带来新的思考。

文艺评论家赵步阳一直跟踪式阅读韩东，在他看来，韩东的写作是非常有难度的写作，因

为他所用的题材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重复性的，每一个题材的出发点是相似的，但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几乎是完全不一样的。

李黎做了个统计，整本诗集128首，和时间相关的占了59首，“时间是这本诗集很大的主题”。他注意到，近40年，韩东始终在关注微末的、容易被忽略的事物，通过这些事物来反观人到底是什么存在。他像个“怪客”一样，“时刻打量着周围一些事情和人，发现其中的一些趣味、悖论、荒谬”，诗集中很多篇目都让他感觉到一定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才能写出来的杰出诗作。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